

粉红色的回忆

戚佳佳

一身粉红色的小西装，毛呢质地，打着漂亮的蝴蝶结，像是要展翅飞翔的样子，别致，优雅，派头十足。头上戴顶粉色圆帽，手上提溜着粉色小包包，手套，甚至脚上踏着球鞋，都是一色的粉红。个头瘦高，腰身笔挺。这样一副着装，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会是一个鹤发童颜的老人。且是个老大爷。

从一上车，他就站在有扶手的座椅前。虽然座位就在身后，空着，他却始终视而不见，仿佛那空座位与他毫无关系。

这老人真奇怪，他那灰白相间的头发，无法掩饰地从粉红的圆帽边沿探出头来，俏皮地紧贴着他的肌肤，不安分地暴露了一个老人想要掩藏的小秘密。

他在与另一个老人聊天，说他是一个将近八十岁的老人，一个把老伴走丢的，独自前行在人生路上的老人。虽然历经沧桑，他看上去依然精神矍铄，志存高远，心怀坦荡。与他斜对面的另一位老人，一身黑色，语气爽朗，慈眉善目。当黑衣老人得知了红衣老人的年龄后，立即表现出一个老人对另一个老人的善意。他比我更关心红衣老人，那是同龄人之间发乎于内心的，由衷的惺惺相惜。

黑衣老人坐在座位上，扭头发现了粉色西装老人。可能他也被粉色西装老人的装扮吸引，他大声地问他的年龄，问他的老伴，问他的工资。甚至他最后还又加了一句问，你是华侨？还是台湾或者香港来的？问完了最后一句，黑衣老人终于舒出了一口气，我也似乎跟着舒出了一口气，心想，如果换作我和我同龄的人，如此刨根究底，肯定会遭白眼的。谁愿意把自己的家底，或者隐私袒露给一个陌生人？

可是，粉色西装老人却还是笑嘻嘻地对黑衣老人的问话一一做了回答。最后，他摇着头，以一口流利的无锡话说，不是，都不是，我就是无锡人，土生土长的无锡人。从你的打扮看，不像本地人呢！黑衣老人并没打算把话题停止，粉色西装老人不差恼，指指自己的上下，继续道，你是说这个颜色啊！我喜欢看上去更富有活力的色彩，用这种颜色调和和生活，我会觉得我还年轻。用色彩上的

差异，暗示自己，我还不老，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说着，老人又笑了。

黑衣老人三次挥手示意，让粉色西装的老人坐在空位上，粉色西装老人也都摇头。他说，我不坐，我每天都这样，从88路车始发站到终点站，两个小时的车程，我就这样，扶着把手，一直站着。我是为了锻炼自己的腿脚，我要让双腿始终有力气，撑得起我，我要健康地活着，有质量地活着。现在的生活多好啊！我要好好活着。

你这样站得时间太久了，腰会受不了的。毕竟你也不年轻啦，坐下吧！黑衣老人继续劝说着，每一次刹车，他都回过头看看，生怕粉色西装老人会有什么闪失，他一定捏着一把汗。

没事，我天天如此，习惯了。这样的来回，我这一天的锻炼量就够了。粉色西装的老人，满脸堆笑地说着话，稳稳地站着。

老人也偶尔望向窗外，窗外有高楼商铺，以及穿插在城市里的河，河上有桥。路两侧的行道树，秋天的颜色，黄的绿的红的叶子，穿插交错，城市被渲染得美轮美奂。

又有几个老人上了车，他们每次经过老人的身边，都会刻意地看看老人。口中“啧啧”着，自愧不如。有一个小男孩，跟在妈妈身后，经过老人身边时，睁大了眼睛，定定地盯着老人，直到走过，又捂着嘴偷笑。

我猜，他定是被欲飞的蝴蝶结逗乐的吧！

粉色西装的老人，成了这班公交车一道独特的风景，也是人们的焦点。

与我隔着过道的阿姨，一定错把我当作了本地人，她不时地找我说话。你看看，这么大年龄的人，背还是这么挺，身材还这么好，穿的比我们还少。我都穿夹袄了，他只穿小西装。没法比，真没法比。

我笑着附和，好多次，好多话，我听不懂，加上公交车上的嘈杂声，乘客上下站，以及公交车报站时喇叭里发出的声音，混合在一起，哪里还能辨得清她在说什么！只能从她的手势和脸上的表情，甚至是眼神传递出的信息去甄别她的话中之话了。

车上的人越发多起来，很多人站着，却有一个座位是空着的。没有人会把目光投在那个座位上，因为那个座位前，站着一个老人。那个座位，在那天，在那趟车上，是老人的专座。那把椅子，只为一个穿粉色西装的老人敞开。

他一身粉红，两腿笔直地站着，两个小时，他是车中唯一的风景。以前，我一上车就顺理成章地打起瞌睡，此刻却瞪大了眼睛，此情此景，我哪里敢闭上眼睛。

时光荏苒，不觉已几年过去，又至暮秋，涩涩秋风，吹皱了多少往日时光，在这最好的季节深处，似乎又看见了老人那坚定的，亮丽的，不容置疑的粉色西装的身影。



潜河秋夜 张云 摄

月白风轻人不归

百夫长

三十多年前，三叔过着快乐的单身汉生活。

他是木匠，平时手头宽裕，种田于他，便显得不是那么重要，二十大几的人了，也不着急成家，整天一幅优哉游哉的样子。祖母终于急了，催着三个姑姑轮流给他介绍对象。“双抢”过后，三叔先后与七八个女孩相亲见面，没有一个他相中的。直到见到三婶，三叔才有了心动的感觉。

冬去春来，三叔家门前的桃花开得分外妖娆，一对燕子在微雨中上下翻飞。三婶打着花雨伞，穿着碎花裙，款款地跨进了三叔家的大门。我跑过去，站在门口看热闹。三婶脸大而白，留着一条长辫子，正安静地坐在那里。三叔坐在她旁边，脸上傻乎乎地笑着，整个人像喝醉了酒似的。看到我在门口做鬼脸，三叔站起来要赶我走，三婶“咯咯咯”地笑起来，从桌上抓了一大把糖果塞给我。那一刻，我一下对三婶生出了十二分的好感，觉得她是三叔相亲对象中最好看的，心里便希望她能嫁给三叔。

那年国庆节，三婶果真嫁了过来。她是湖北荆州人，老家在山区，我们那里是平原，对山里来的三婶，我又多了一份新奇。三婶嫁过来后，与母亲关系很好，平常从不把自己当长辈，喜欢和我们晚辈开玩笑。她有个外甥女长得很漂亮，经常来她家玩。我上高中后，三婶开玩笑地说要把她外甥女介绍给我。母亲笑着骂她：“三儿还是个学生伢子，你就别拿他开玩笑。”三婶看着我，笑着说道：“十六岁，不小了。只要三儿喜欢就行。”我站在一旁，羞得满脸通红。

三婶嫁过来后，与三叔过得其乐融融。村里兴起南下打工后，他们把堂妹托与祖母照看，

夫妇俩一起去了广东潮州打工。之后好多年，我都没见过三婶，只听说三叔凭着木匠手艺，倒是赚了不少钱，一度与人合伙开了家小厂。三叔赚钱后，并没有回老家修新屋，而是顺着三婶的意思，在荆州郊区买了块地，修了一栋三层的楼房。房子修好后，三叔继续长年在打工，三婶带着堂妹住进了新房。

直到几年前，听亲戚们说，三叔三婶感情不是很好。每年过年，三叔总是一个人回到湖南老家，三婶和堂妹则在荆州过年。堂妹成家后（丈夫是荆州人），每年大年初二，会带着丈夫孩子回来看望三叔，三婶是好多年都不曾见她回来了。

今年春节前夕，我与兄长们相约回老家过年，母亲专门打电话给三婶，邀她也回来过年。刚开始，三婶不肯回，经不住母亲的再三相劝，她才最终答应。大年二十八的晚上，三婶终于带着女儿一家开车回来了，三叔帮着取行李，喜形于色。大年初二，姑姑们回娘家探亲，第一顿饭就安排在了三叔家。吃饭时，大家都说，这才像个家的样子。三叔喝了酒，脸上红通通的，话语也较平时多了许多。我举目看去，三婶那时正在厨房里一边忙活，一边浅浅地笑着，只是她那一头曾经如瀑的黑发，已然大半斑白了。

看到三叔三婶有了和好的迹象，亲戚们心里都替他们高兴。哪知，今年八月的一天，大哥突然来电告知，年仅五十五岁的三婶于当天下午猝然病逝，亲戚们明天都会赶到荆州去送她最后一程。我听后一时骇然呆立，心里如刀割般疼痛。

当晚，皓月当空，微风轻拂。那个一袭碎花长裙、头挽麻花长辫的三婶，终归渐行渐远，最终留在了她的父母之乡，是永远不会再回来了。

